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六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六

徹里帖木兒

附阿榮

許有壬

鐵木兒塔識

阿魯圖

別兒怯不花

呂思誠

朶爾直班

蓋苗

朶兒只

太不花

烏古孫良楨

紐的該

哈麻

弟雪

成遵

搠思監

也速

慶童

丁好禮

徹里帖木兒阿魯溫氏本西域大族早備宿衛除監察御史時

右丞相鐵木迭兒用事擅生殺人莫敢忤徹里帖木兒獨抗言

歷詆其奸丞相欲中傷之會山東木鹽課大闕乃除山東轉運

副使甫浹月課額頗足累遷刑部尙書京師豪右憚之不敢犯

法而以非罪麗法者多所全脫文宗天曆二年由中書右丞出

爲河南行省平章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於朝徹里帖木兒
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會歲
饑議賑其屬謂必自縣府上之行省然後以聞徹里慨然曰民
饑死者相望尙拘常格邪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
罪將歸怨於朝廷吾不爲也卽大發倉廩賑之然後自劾專擅
罪文宗悅賜龍衣上尊雲南諸王禿堅反命知行樞密院總兵
討之事平賜資甚厚悉分予將士歸裝巾櫛之外無長物尋除
上都留守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一切穀粟布帛皆購買商貨
有司不卽酬其直致守候愆期甚有饑寒死者徹里請出鈔四
百萬貫盡償之由是商貨大集順帝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
首議罷科舉又欲減太廟四祭止存冬祭臺臣呂思誠等十九
人劾其變亂舊章不聽皆辭去臺班爲之一空時罷科舉詔已

書而未下中書叅政許有壬入爭之曰若罷科舉則天下人才
缺望太師伯顏曰舉子多有以職敗者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
職罰無算豈盡出舉子乎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
者苟能自向學何慮不至大官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念
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曰古云
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且一歲中
科舉補官者僅三十餘人實於選法無礙伯顏心然其言而議
已定不可中輟翼日宣詔崇天門特令有壬爲班首折辱之臺
臣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爲耻遂移疾不出
初徹里帖木兒之爲江浙平章也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
心頗不平故其後入中書力議罷科舉嘗指斥武宗爲那壁猶
也彼又嘗以妻弟女爲已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

伯顏亦惡其忤已欲斥之詔貶南安竟卒于貶所先是泰定二年中書參政阿榮精數學逆推人禍福多奇中會策士於廷與虞集同會直廬慨然謂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嘆曰榮不復見君猶及見之集曰得士之多幸如公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理曰數當然耳集問何以知之弗答元統三年科舉果罷至正改元始復悉如其言阿榮字存初怯烈氏

冊曰制科之行多士輩出取人以身形端影直何必鰓鰓因噎廢食銓選岐多適滋巧獲

許有壬字可用先世居潁後徙湯陰幼穎悟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能背誦舉仁宗延祐進士同知遼州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嬰滿道有壬獨閉城堅守卒保無虞

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至村墮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傳呼民安而事集英宗時遷南臺御史行部廣東劾貪墨數人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英宗遇弑賊臣鐵失遣使自上都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有變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曰宮禁事非君所當問有壬卽疏守庸阿附賊臣罪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紐澤先還京有壬遽袖疏上之帝至復言鐵木迭兒子鎖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王毅右丞高昉橫罹奪爵四川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寃復職又上正始十事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遴選長官宜先培養通籍宮禁宜別貴賤欲重兵權宜削兼領武備廢弛宜加修飭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從逆諸子宜籍沒以懲惡考驗經費以減民賦撙節浮以紓國用帝

多從之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君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曰民本也不虧民豈能虧國卒白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民賴以濟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有壬曰積分雖未必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推擇德行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情不識丁者矣議遂寢尋右司郎中每遇公議必屢爭得失迅掃積滯几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順帝元統二年拜參知政事詔議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顧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聽

按文宗后實帝嫡母其言母子者蓋當時親崇之辭

平章徹里帖木兒奏罷進士科

有壬力爭之不能奪遷稱疾在告

語詳微里傳

帝强起拜侍御史會

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地

上問曰此欲何爲者意漢人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

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明甚尙何

言大臣語塞廷議欲行古劓法有壬爭止之後至元初長蘆韓

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省多以賊敗獨無有壬名

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游湘漢間六

年名仍參知政事至正改元有壬極論帝當親祀太廟母后不

宜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宜合爲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

當裁節人皆避之尋轉中書左丞進講明仁殿帝悅賜貂裘金

織紋幣叅議李羅等獻議開西山金口河導渾河水踰京城達

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役丁夫十萬人有壬言渾

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突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泛漲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久無患帝不聽河成果木急泥壅

不可行勞費不貲訖無成功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

一統志云

熙載字獻臣爲會福院照磨能以儒飾吏著有東園小稿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郡人思之

爲立東園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地南臺御史木八刺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及其弟有儀有孚皆被逮有壬遂稱病歸御史累章辨其誣十三年起河南左丞朝廷遣將出師連營數百里一切芻餉率仰給河南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尋復拜中書左丞時遣使招諭諸盜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無鬪志遂倡招

降說賊將益橫不聽尋改集賢大學士兼左諭德太子頗加敬
禮一日有壬入見太子方臂鷹爲樂遽呼左右屏去久之以老
病乞致仕卒諡文忠有壬歷事七朝仕宦垂五十年當權臣恣
睢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爲巧避計事有弗便必明
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雄渾閑雋
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觀深寶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
一百卷 妻趙氏名鸞字應善中書平章世延女能琴書善筆
札見書史子要補子楨少負才一門倡和共爲圭塘欸乃集見中州志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康里脫脫子也初補國子生文宗朝累遷
同知樞密院事順帝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遷平章
政事當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每入直帝出宿宣文閣賜坐
榻前詢以政務必夜分乃罷南郊禮成進曰古者大事竣必有
續弘簡錄

實惠及民以當天心請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
事歲募富民出官鹽和糴爲邊餉民雖稍利官鹽費實多乃請
轉京倉米百萬斛儲和林以爲備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
麗掠其貨并請沒其人爲奴塔識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可乘人
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有日本僧告其
國主遣人刺探朝事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
何以刺探爲設有之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
五年拜御史大夫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妻孥
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爲令近畿饑流民爭赴京
城奏出贖罰鈔易米萬石卽近郊寺觀爲糜食之明年仍入中
書平章政事大駕時巡每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官倉出印券
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

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帖以爲利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至卽得米一升姦弊遂絕七年首相去位帝召塔識諭曰爾先人歷事累朝顯有勞績爾實能世其家特命爲左丞相固辭不允及拜命修飭紀綱立內外通調法朝官外補許得陞辭親瑤帝訓郡邑賢能吏俾次第入補京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荒先是僧道與齊民均受役於官其法中變奏仍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升爲三品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設塔識奏復其規起腆合張元朴等爲議事平章未半年救偏補弊之法以次興舉從幸上都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卒年四十六追封冀寧王諡文忠生平學術正大深究伊洛諸儒書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帝嘗誇王文統爲奇材對曰

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啻以王道而乃尙霸術要近利此世祖罪人也使文統在正當遠之何足取初伯顏議罷科舉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仍議復行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太優答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惜哉修宋遼金三史爲總裁官尤多補益云阿魯圖廣平王博爾朮四世孫也初爲怯薛官掌環衛襲封廣平王順帝至正四年丞相脫脫辭位帝問誰可代者脫脫薦之遂拜中書右丞相時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從駕行幸每同事出入朝野方以二相協和爲喜詔以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區宇累朝事績命儒士纂修以阿魯圖總其事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相郎中欲有所言當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爲文字自有所陳邪郎

中若居他官則可今居左右司而建言將置我輩何地思謙慙
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尙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
軟未可用阿魯圖曰廟堂卽今選儉子邪尙書欲其詳讞黜贖
耳不枉人不壞法卽是好刑官何用強壯者爲左右語塞先是
別兒怯不花爲御史大夫嘗與脫脫有隙屢欲共排之阿魯圖
曰我輩亦富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別兒怯不花諷
御史劾其不職阿魯圖聞之卽出城避位朝議皆不平謂宜見
上白白阿魯圖曰我博爾不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邪今御史
劾我我卽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設若與御史抗卽與世祖抗
矣爾等勿復言旣罷別兒怯不花遂爲右丞相不久亦爲御史
劾去十一年復加阿魯圖太傅出守和林卒無嗣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台氏父阿忽台事成宗爲丞相與

安西王逆謀被誅後贈和寧忠獻王別兒怯不花蚤孤及長入國子學爲諸生仁宗召入宿衛英宗立授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其世職也既至宣布國家恩信峒民感悅有累歲不服者皆喜曰吾故帥子孫來矣率其部來受約束文宗時累遷禮部尙書特命領宿衛時宿衛士有聽掌領官薦用者往往所舉多親暱至是獨推擇歲久者先用衆論翕服順帝至正二年拜江浙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吾被命方出而祝融告災如此是不德致累杭人也乃疾馳赴鎮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戶給鈔一錠人給月米二斗請減酒課鹽引大作省治有民居附近者增直售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在鎮二年召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尋拜中書左丞相廷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且選習北藩風土及知

典故者俾別兒怯不花周行沙漠洗冤除弊人尤德之帝還自上都遣中使數輩趣使迎謁比見親賜酒慰勞七年進右丞相明年爲御史所劾幸徽政院使高龍卜在帝側爲解帝不之罪左遷御史大夫亦憐真班爲江浙左丞復加別兒怯不花太保於是內外兩臺交章劾其本逆臣親子不可居大位遂罷相謫往渤海縣未幾卒子達世帖木兒用於朝乃追封冀王諡忠宣達世帖木兒字原理有學識能世其家仕至中書平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先世皆仕金爲望族

一統志云父允官漢中廉訪司

金事母馮氏將娠夢神人趨謁自稱文昌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

光見者異之長入國子學爲陪堂生登泰定元年進士授景州蓀縣尹每歲春行田樹畜勤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

印識文簿界社長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

翰作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卽雨思誠
以其惑衆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縣多淫祠刑牲祭者無虛日
悉命毀之尋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閱
國史左右昇匱以進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
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親閱之者事得已順帝
卽位拜監察御史劾奏平章徹里帖木兒不宜首罷科舉疏留
中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後移浙西輟耕錄云有令
女習學韻略者思誠案議云男女無父母命私有所從王法不
許父母違男女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又有年七十以上而毆
人者案議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時達識帖木邇爲南臺御史
必重受不當受之則各杖斷之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謝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
臺臣鷹犬也聞行省平章左吉貪黷民怨甚卽疏其罪流之嶺
南入爲侍御史會平章輩上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

也先帖木兒欲緩其章思誠趣入奏輩上班遂罷也先帖木兒
銜之思誠卽謁告去朝廷知其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爲
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爲湖廣叅政諸生抗疏留之不
得尋入中書叅知政事拜左丞相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帝賜玉
帶眷顧倍篤御史大夫納麟誣叅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
之納麟曰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相及吏部尙書倪哲篤左司
郎中武祺等建言更造至正交鈔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
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丞相脫脫信其言命省臺集議衆唯唯
思誠獨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譬之蒙古
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尙終爲漢人之子豈有以故紙爲母
而立銅爲子者乎一座咸笑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
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小

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非國家利悞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耳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爲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將滋多况祖宗成憲豈可輕改曰祖宗法敝亦可改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與世皇爭高下也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而道聽塗說何足行哉悞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脫脫見其言直頗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朝堂上大聲厲色耳已而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左遷湖廣左丞遣使卽其家追遣窘辱備至思誠不爲動貽書叅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

卽有王

爲河南左丞今年呂

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時武昌方爲賊據思誠抵城下語諸將曰賊與諸君相持久必不知吾來出不意可以入城諸將不復已隨其後賊倉猝無備盡驚走思誠遂入乃大會軍民官吏告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于是申號令備器械葺城郭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橫素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不敢動未幾召還復爲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至正十五年爲御史臺劾罷卒諡忠肅思誠嘗三爲祭酒

酒

世

也

後

多

爲

名

士

著

述

通

紀

若

干

卷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朶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也祖碩德爲乃燕之子嘗平遼東幹拙吉烈滅二種及使西域屢著奇功早卒朶爾直班甫眸而孤稍長好學年十四入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於簿顧左右無能書者朶爾直班引筆書立就文宗喜曰世

祿之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爲尙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順
帝元統初擢監察御史首陳時政五事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
望月食旣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修刑政疎遠邪
佞顯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二曰親祀郊廟以敬天法祖三曰
博選勲舊子弟端謹正直者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
匪俗之言不入於耳則聖德日新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
於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賑救饑民是時日月薄蝕
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乃復陳九事一杜僥倖之門二罷不
急工役止無名賞賜三停禁中佛事四省內外冗員五均公田
六鑄錢幣七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蠲河南自寶田糧九禁取
姬妾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故事教坊官位在百寮後御史大
夫撒廸傳旨令入正班朶爾直班執不可撒廸曰御史不奉詔

邪曰事不可行大夫自宜覆奏西僧作佛事內廷醉酒失火朶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殿震驚九重撒剌傳旨免僧罪朶爾直班又執不可一日傳旨者入乃已丞相伯顏御史大夫唐其勢家奴怙勢爲民害朶爾直班巡歷至湖州悉捕其人寘之法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奈何衆辱我我何所施面目答曰御史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歷遷侍書學士兼經筵官時甫弱冠又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至正改元遷大宗正宗王有殺其大母者朶爾直班力請於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爲淮東廉訪使尋遷中書叅知政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格朶爾直班謂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上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豈可爲書名時相不能從有以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爲崇文監丞朶爾直班它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

盡由中書省邪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竊議今選它人臣實有罪諸省臣不與也帝悅轉右丞八年拜御史中丞時御史劾丞相別見怯不花章甫上御史大夫亦憐真班被黜朶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再上章劾奏并疏留御史大夫不允一時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毋辭對曰憲綱廢矣臣安得獨留卽杜門謝賓客尋出爲遼陽平章會盜起河南帝憂之召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請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用兵不專殺戮今倡亂者止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丞相脫脫意時脫脫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栢員外郎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朶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告急因出爲西臺御史大

夫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卽兼程至奉元吏白渭日署事不
許曰賊勢若此尙顧陰陽拘忌邪旣受事卽督諸軍復商州軍
聲大振會丞相脫脫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喪師河南西臺
御史同聲劾奏朶爾直班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平章湖廣
乎未幾命下果然以忤丞相意故左遷之關中人遮道泣留乃
從問道得出汝中栢伯帖木兒猶言不殺此人則丞相終不安
蓋揣帝意所眷不久當復召也乃命專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
幾朶爾直班多方規調軍無乏興而總兵者希旨尙以供需失
期數見侵辱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赴軍中風使害之完者
至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國之勲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
矣朶爾直班素有風疾積勞患日劇遂卒于黃州年僅四十生
平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書未嘗釋手喜爲詩於字畫尤精

書史

會要云嘗奉勅書
鄧文肅神道碑

其在經筵多開陳大義間采前賢遺言各以

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明
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爲學本之目敬天愛民知人納諫
治內五者爲君道之目宰輔臺察守令將帥謫御五者爲臣職
之目興學訓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爲國政之目帝覽而善之
賜名治原通訓藏之宣文閣

冊曰正氣巖巖直言諤諤令德之喬克勤丹雘於家有光
於國不忤通訓一書聿昭實學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登仁宗延祐進士授單州判官歲饑
郡府遣苗至戶部請賑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
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
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單州稅糧歲輸館陶倉相距五百

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
得省民力之半累擢南臺御史建言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
以清銓政考實行以抑奔競計利害以孚民情皆深切時弊天
曆初文宗于建康潛邸創龍翔集慶寺毀民居七十餘家命御
史大夫監造御史日督工苗上封事口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
禮當陛下龍潛建業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百姓莫
不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辦佛事又廢民居使
之家破產蕩豈聖主御天下之道昔漢高興豐沛爲復兩縣光
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旣不務此而信重佛教何以稱斯民之
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背其教乎臺臣
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乃責以修繕之役豈禮也哉書奏爲免臺
官督役入爲監察御史帝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

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正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
帝嘉納卽日還宮臺臣擬僉淮東廉訪司事帝曰仍留蓋御史
朕欲時聞讜言尋以憂去順帝至正初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
都淄萊地舊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輸官或
忤長吏意輒謂其居有金礦必掘地及泉後止苗奏罷之遷刑
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臣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止誅首惡餘
從原宥至是宰臣復欲盡誅苗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
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寬大之仁乎乃卒
如苗議七年拜中書叅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隘奏毀民
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苗言馳道創自國初非今日始隘力辨
其不可乃罷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資養贍苗曰郡長所
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者賜予之可也若任郡

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觚者苗曰州郡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有四川廉訪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省臣命卽行遣苗請付法司詳錄勿使憲司爲口實持論多與宰相忤于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廼每事相抗何邪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嘆曰某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會有旨拜南臺御史中丞宰相怒不解比至卽除甘肅左丞時苗已致仕去復督趣赴任不得已昇疾就道至鎮上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資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大非親親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陋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朝廷從之遷西臺中丞之官數日卽上疏乞骸骨卒封魏國公諡文獻

冊曰釋氏清淨奚貴華媚勞民以逞恐非其志賑災節賞
率由舊章恩弘議正救時之良

朶兒只國王木華黎六世孫江浙行省丞相脫脫子也生一歲
而孤稍長備宿衛授集賢學士天曆初國王朶羅台附上都引
兵至古北口戰敗被誅以朶兒只襲王爵扈蹕上都詔就便送
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初朶羅台弟乃蠻台藉太師伯顏勢謂
當襲王位愬於朝伯顏妻欲索大珠環價值萬六千錠朶兒只
無以應因嘆曰王爵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售我縱不得得
者亦非我外人也于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爲國王而除朶兒只
遼陽左丞相至正四年移江浙時杭城海經災燬別兒怯不花
先在行省庶務寬紓朶兒只繼之悉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寇竊
發遣將士平之帝嘉其績賜九龍衣居二年杭之耆老請建生

祠如前丞相故事辭曰昔我父官浙江我實生此於爾杭人豈得無情今第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爲七年入爲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卽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朶兒只進曰臣藉先臣之蔭早襲王位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帝悅卽以太平爲左丞相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崇文之典有墜必舉留守司行賀禮其物先留鴻禧觀朶兒只家臣寓觀中察知其致左相者特豐具以告朶兒只曰彼縱不及我亦又何怪卽命受之鄉王家產籍官俾掾史錄其數明日掾史以復時韓嘉訥爲平章不知出丞相命變色曰公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爲令客省使扶出朶兒只不爲怒論者咸服其雅量九年罷相復襲王爵之國遼陽十四年丞相脫脫總兵南討叅議龔伯遂建言宜分遣異姓王俱出軍吳王

朶爾赤厚賂伯達獲免朶兒只慨然曰吾國家世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卽引兵出淮南聽節制及脫脫罷朶兒只以本部兵守揚州卒于軍初朶兒只爲集賢學士時與從兄丞相拜住同在上都南坡之變拜住遇害賊臣欲并殺之其從子朶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怯薛官求免以故得脫於難及爲相務存大體一時政權頗出太平手趣附者衆朶兒只處之凝然不與較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稱賢相云

太不花弘吉剌氏以世胄入官歷雲南右丞遼陽平章順帝至正間太平爲左丞相力薦其才可大用召入中書平章政事太平旣罷脫脫復爲相太不花遂黨於脫脫欲害太平衆由是不服盜起河南知樞密院老章出師久無功乃拜太不花河南平章將兵往代末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軍

聲驟振及脫脫解兵柄遂以太不花爲本省左丞相代總其兵
山東河北諸軍悉令節制自是寢驕縱不遵朝命軍士往往剽
掠爲民患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詔奪職仍令從征
頃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荆襄軍聞太平復相太不花
恚曰我不負朝廷朝廷實負我太平漢人復居中用事安享逸
樂我反在外勞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欲乘勝渡江太不花
遽勒兵還以養銳爲名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堅按
甲不動睢毫太康俱陷或言賊旦夕且至丞相宜亟進兵太不
花顧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已乃縱軍出掠百里之
內蕩然無遺渡師河北聲言取曹漢遂駐彰德衛輝間俄而晉
冀大同相繼陷賊蔓延不可制帝深以爲憂兩遣重臣諭旨恬
不爲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嘗以

事入奏語益驕慢帝頗惡之會毛貴陷薊州逼近京畿詔拜太
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兵入衛既渡河卽上言師行糧從昔漢韓
信行軍蕭何餽餉請令丞相太平至軍前供給事乃可濟時叅
政卜顏帖木兒張晉等分省山東嘗劾壽童玩寇狀太不花至
責以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兒爲右丞
相時曾斥言其非亦加以失悞專制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意殊
叵測廷議喧然太平惡其害已也俟疏至遂諷御史逃只兒海
等

順帝紀作御
史七十等

劾太不花緩師拒命而自於帝前力譖之於是

下詔削官爵安置蓋州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太
不花聞詔夜馳詣劉哈刺不花求解劉哈刺不花者其故部將
也時駐兵保定卽馳詣大都見太平具以實告太平曰太不花
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敢妄言邪不審處禍將及矣哈刺不花

聞之懼噤不能發太平曰爾能致太不花來吾以爾見上爾功不小乃引入見帝賜賚良渥及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爲氏世居臨潢轉徙大名父澤歷官廣南西道宣慰副使尋轉海南北道廉訪使

所至多惠政

見循吏傳

艱於嗣年五十餘夫人杜氏始生子曰良楨

輟耕錄云初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深以爲憂當仕廣西時聞寡居王氏美而宜子自爲澤謀聘之旣歸執婦禮甚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相處若姊姊越明年夫人生良楨王氏告澤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爲嗣續計耳今夫人旣生子妾何事焉卽出道家冠服以示曰妾志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之不得乃聽出居一女庵戒行嚴謹夫人歲時問遺彌至後良楨貴顯迎幼凝重好學英宗至治二年以廕補江陰州判官歷西臺御史劾遼陽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賣國不忠援

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

邪皆報罷尋遷都事猶以言不盡行解去順帝元統初起爲監察御史疏言天曆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殘天祐聖明入膺大統此誠祈天永命之秋其要惟在敬身修德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贊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願延儒臣寘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相啟沃俾聖學日新寶萬世無疆之福不報至正間出爲江東道廉訪副使上官一日辭歸九年召叅議中書省事再遷叅知政事歷左丞兼大司農卿與右丞悟良哈台共主京畿屯田歲入粟麥數萬石會立詹事院驛召爲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焉初泰州張士誠旣降復叛丞相脫脫總諸軍南征良楨洎叅議龔伯遂等從旣平六合垂克高郵詔罷脫脫兵柄遂有上變告伯遂等勸脫脫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問

詞連良楨簿對無驗卽以中書左丞分省彰德居半歲仍還中書有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者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良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皆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及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園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爲奸舉明律者數人叅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生平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相遇汝宜志之晚歲病瘠數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若干卷

紐的該廣平王博爾術四世孫也早歲備宿衛累遷同知樞密院事旣而廢處於家順帝至元間奉使宣撫水達達之地整理有司不法事三十餘條朝廷由是知其才擢知嶺北行樞密院事至正十五年召拜中書平章政事尋加太尉總山東諸軍鎮

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及豐陷濟寧勢逼東昌紐的該以乏糧棄城走栢鄉東昌遂陷召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居政府時皇太子與太平有隙夾意去之紐的該嘆曰善人國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志未及逞浙西張士誠既降處置江南諸事咸得其宜士誠悅服凡授官惟才是選不用私人衆稱其識大臣體已而遽罷相遷知樞密院事既臥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我疾固不起惜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言訖而卒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幼穎悟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竊有志以不合程式爲患一日憤然曰四書六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書所爲文往謁惠撫卷喜曰

以此取科第易耳遂至京師入成均時陳旅爲助教數稱其
文於學士虞集集見之語曰生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
幸自愛順帝元統改元第進士授國史院編修預修三朝實錄
改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首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養聖
聖躬安則宗社安帝改容稱善言事及舉劾凡七十餘章皆
指訐時弊執政惡之出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老辭久之起
御史臺都事時官吏犯贓多有以父母憂制免者臺臣謂贓吏
被案雖親喪不許歸須竟其獄遵曰贓吏固可惡然與人倫孰
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
寢遷中書右司郎中有匿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
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條遵曰鬻爵已非令典况濫
與姦邪輩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除工部尙書

先是河決白茅堤鄆城濟寧皆爲巨浸都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廷議莫能決命遵往視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遍閱史籍博採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得復而丞相脫脫已先入魯言及遵至力陳不可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更有重於河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辯論終日仍莫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毋復多言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爲武昌路總管武昌自沔寇殘燬後民死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尋拜叅議中書省事時河南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

遵率僚佐持其牘詣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爲之障賊兵猝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家室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以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始下詔切責守河諸將先是湖廣賊倪文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承平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紀綱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遵曰昔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尙以分羹爲言奈何以王子故廢天下大計衆皆踴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叅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緩

之衆莫曉其意及遵至執政喜曰大政今可決矣尋進中書左丞時太平在相位數忤皇太子意深銜之以遵爲其黨也欲去遵御史賈仕等承風旨誣劾遵受賊事皇太子命宗正府等官雜問鍛鍊成獄竟杖死時至正十九年十二月也後五年御史臺臣辨其冤仍還所授宣勅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母爲寧宗乳母以故哈麻與其弟雪雪皆早備宿衛順帝深加眷寵哈麻有口才尤見親幸累遷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卽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卽啜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邪帝爲一笑其被愛幸無比由是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後以謀害脫脫出貶南安俄召入爲禮部尙書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脫脫爲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爲

御史大夫哈麻日趨其門會脫脫去位而別兒怯不花爲相素與脫脫有隙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加調護未幾別兒怯不花罷特命太平爲左丞相韓嘉納爲御史大夫初太平嘉納及中書右丞禿滿迭兒與別兒怯不花相結爲兄弟情好甚密

至是共謀黜哈麻諷御史幹勒海壽二人劾其罪惡

兩浙寓賢錄云幹勒

海壽字允常河南人徙家山陰拜監察御史命下之日慨然曰昔張綱埋輪而先擊當道之豺狼知所重也臺諫許風聞言事況目擊乎遂疏哈麻罪對仗彈之官至小者則受宣讓王等馳浙東廉訪使按此則史稱二人者非是

馬諸物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時以提調寧徽寺爲

名陰結脫忽思皇后宮闈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后宮錢

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言已先於帝前析

其非罪事皆太平嘉納所撫拾及以海壽言入奏帝怒斥弗納

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而出御史

二人爲陝西廉訪副使于是太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嘉納出爲江浙平章有頃脫忽思皇后泣訴帝以御史所劾事爲侵已帝益怒詔奪海壽官禁錮田里已而脫脫復入相也先帖木兒復爲御史大夫遂謫太平居陝西誣嘉納以贓罪杖流死別兒怯不花旣罷猶謫居般陽出禿滿迭兒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殺之中道十三年哈麻復見召用脫脫兄弟尤德之引爲中書右丞時脫脫方信任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升參議中書省事自平章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獨哈麻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栢力譖之乃改爲宣政院使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之號演揲兒法其妹壻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與老的沙八郎等十人俱號倚納獨哈麻父脫魯性奸狡帝尤愛之亦進西番僧伽璘真於帝善秘密法皆導邪術也帝

日從事其法廣選宮女十六作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也與其
所謂倚納者每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雜處羣僧出入禁
中無忌皇太子深疾諸邪欲去之不克十四年秋脫脫出師高
郵哈麻乘間復入中書爲平章方脫脫之將行也汝中栢爲治
書侍御史累言哈麻必當屏斥否則恐成後患脫脫猶豫未決
哈麻知終不自保因訴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旣立而冊寶之
禮不行者皆脫脫兄弟意留以待中宮生子也奇氏頗信之復
譖諸皇太子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于是御史袁賽因不花
希旨奏劾脫脫出師無功降詔奪其兵柄而以哈麻弟雪雪代
領其軍十五年雪雪由知樞密院事進御史大夫哈麻拜左丞
相國家大柄盡歸掌握哈麻旣入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爲耻告
其父脫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

專媚上以淫褻爲天下士大夫笑我將除之且上日就衰邁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不利於已卽以告帝然不敢斥言陰謀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老邪銳意謀去之明日傳旨令母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其罪狀帝曰彼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且與朕弟同乳可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已而右丞相定住平章額哥失里了力不已詔安置哈麻于惠州雪雪于肇州比行俱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庫藏封識固未嘗啟見者快之

搠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祿之家鮮與比盛泰定初襲長宿衛早有才望文宗時

除內入府宰相順帝元統初出爲福建宣慰使

通考云福建監法久壞詔搠思

監往究其私販盜鬻及出納之弊

至元間遷江浙參政時國用所倚海運爲重

是歲搠思監被命督其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至正四年擢中書右丞相十二年以中書平章從丞相脫脫平徐州有功復奉命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在鎮三年召還拜左丞相俄進右丞相加太保是時天下多故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且公受賄賂貪聲著聞御史燕赤不花劾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鈔事將敗令朶列自殺以滅口搠思監懼自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旣而御史谷里麻失里王禕復劾其姦貪誤國帝終不問會遼陽賊勢張甚起爲行省左丞相未行復拜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宦者朴不花乘間用事爲奸

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
聞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各擁強兵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
搠思監與朴不花黨擴廓而誣孛羅以罪詔削孛羅官爵且命
擴廓以兵討之宗王不顏帖木兒知院禿堅鐵木兒等皆稱兵
黨孛羅表言其無罪于是帝始降詔屏搠思監于嶺北朴不花
于甘州詔雖下二人潛留京師及孛羅舉兵犯闕帝遣使問故
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辭帝不得已執二人昇之皆爲其所
殺已而言者復以搠思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
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
致淪陷乃誤國之奸臣詔剖之戮尸竄其子于遐方

冊曰愷王迭與哈麻雪恥以色荒本實先撥搠思監繼
黨分外鎮日修內怨外難曷靖神鼎之傾豈盡天命

也速蒙古人太尉月濶察兒之子由宿衛歷宜政院參議順帝
至正間河南賊李二據徐州也速從丞相脫脫南征以巨石爲
礮破其外城賊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又領軍從父月濶
察兒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卽往應援渡淮無舟也速策馬抹水
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撒圍去復從征淮東取盱眙收賊于海州
賊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還擊
之復滕充等州累遷知樞密院事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也
速邀擊于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命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
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左手不顧遂分兵下山寨
民爭來歸召拜中書平章政事旋改行省淮南知院事劉哈刺
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爲亂也速以輕騎擊滅其首禍者
降其衆隸麾下賊陷大寧詔往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卽前

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更遣別騎繞賊後使腹背受敵遂拔
大寧旣而賊陷永平詔也速出師遂復濛州及遷安昌黎撫寧
諸縣擒賊首送京師賊急乞降朝議許之命退兵也速度賊必
以計怠我師乃嚴爲備賊果不降棄城遁詔還京拜遼東行省
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開省永平時金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
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聞也速開省乃止又慮賊窺上
都調右丞忽林台提兵防護賊果至旋擊破之永平大寧于是
始安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關執右丞相搠思監去遂拜也速爲
中書左丞相及孛羅再舉兵向關京師大震皇太子統兵迎于
清河命也速軍昌平而孛羅前鋒已度居庸關奄至昌平也速
軍不戰而潰皇太子奔太原與擴廓帖木兒謀靖內難承制調
甘肅資北遼陽陝西諸省兵討之也速師次良鄉不進謀於衆

皆謂李羅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西連橫廓于太原東結遼陽王也先不花軍聲大振李羅患之遣其將姚伯顏不花以兵來禦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進駐虹橋築壘以待素輕也速無謀不設備也速覘知之襲破其軍擒其將李羅大恐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還未幾李羅誅死仍以也速爲右丞相分省山東明師取山東也速與部將哈剌章田勝同達等禦于莫州衆潰乃盡掠殘民北遁

慶童字明德

書史會要云字正臣善大字

康里氏祖父皆封益國公早歲以

勛臣子受知仁宗給事內庭遂長宿衛三遷至上都留守又累出爲江西河南遼陽三省平章順帝至正十一年遷江浙時盜起汝潁蔓延江浙間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不踰時以次克復旣命長吏按視民數里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

安故業發官粟賑之省治燬於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爲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衆丞相脫脫統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芻粟之類咸取具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聚亡命剽行旅白晝殺人慶童言於丞相達識帖睦迺曰師行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入軍中數其罪戮之民大悅旣而苗軍帥楊完者守杭城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初不許達識帖睦方倚苗軍爲重強主婚不得已與之尋移鎮海寧州地瀕海磽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民阜慶童在江浙凡七年涉歷艱險勞績甚著遷南臺御史大夫時南臺僑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州則制於方國珍其西杭蘓諸郡則張士誠據之憲臺綱紀不可復問二

十年召還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官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執執不得志移疾家居二十五年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頗加禮遇關陝粗安明年召還二十八年七月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北奔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以慶童爲丞相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丁好禮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律算初試吏於戶部辟中書掾授戶部主事擢南臺御史復入戶部累遷至侍郎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通州講究漕運利病著爲成法人皆便之至正二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燕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燕會宜減常度不聽乞謝事乃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給全俸家居二

十七年復起爲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明兵拔京城或勸其往謁主帥好禮叱曰我以小吏致位宰相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主帥來召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死年七十五是日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亦昇至齊化門衆叱之拜庸曰臣各爲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平章政事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嘆曰國事至此但知與此門同存亡耳城陷被執俱不屈死庸字允中蒙古人由國學生釋褐歷西臺御史常與同列劾丞相脫脫弟也先帖木兒喪師左遷興中府添設判官後脫脫敗復召拜監察御史遷今官朴字德中肅良哈台氏由利器庫提點累擢同知樞密院事由嶺北行省平章入中書省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七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功臣一開國

木華黎子李魯 孫塔思 速渾察 霸突魯博爾朮

孫玉昔 帖木兒 會孫博羅歡 札八兒火者 察罕 子朮 石抹也先 子查刺

元 孫伯都 札八兒火者 察罕 子朮 石抹也先 子查刺

石抹明安 按竺邇 濶濶不花 史天倪子棍 權 從

弟王祥 附王守道肖乃台 吾也兒 董俊 張柔 移刺捏兒

子買奴 孫元臣速不台 紐璘子也速 速哥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窩哇以戚里從太祖

平蔑里乞與乃蠻二部數立功後乃蠻復叛太祖單騎走中道

乏食殺水際橐駝燔之以獻追騎垂及而太祖馬又斃相顧駭

愕乃解所乘馬濟之而身當追騎以死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出帳中及長沉毅多智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三人俱以忠勇事太祖號掇里班曲律皆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顧曰

此中或遇寇當奈何對曰請以身當之旣而寇果自林間突至

木華黎引弓射之矢三發三中徐解馬鞍持之衛太祖以出克

烈部脫里可汗

聖武親征記作汪可汗卽汪罕也

與乃蠻部相讐殺求援於太

祖遣木華黎等四人救之盡殲乃蠻之衆奪所掠歸旣而脫里

可汗謀襲太祖其圉人知之密以告太祖遣木華黎選精騎夜

斫其營脫里走死歲丙寅太祖卽帝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朮爲

左右萬戶辛未從伐金薄宣德克德興府壬申攻拔雲中九原

諸郡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

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帝麾
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澮河僵尸百里癸酉攻居庸關壁堅
不得入遣別將閻別一作邁統兵趨紫荆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
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分兵攻下益都濟棣諸城還次霸州
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並奏爲萬戶甲戌從圍燕京金主請
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金朴以城降乙亥遣裨
將石抹也先以計取東京進攻北京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索
降進軍逼之其下殺守將銀青而推寅答虎爲帥遂舉城降奏
以寅答虎留守北京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鎮之興中府民殺
官吏推土人石天應爲帥舉城降奏爲興中府尹錦州張鯨聚
衆十餘萬殺節度使自稱臨海王至是來降詔以鯨總北京十
提控兵從南征木華黎察鯨有反側意請以石抹也先監其軍

至平州鯨稱疾逗留謀遁去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復據
錦州木華黎遣蒙古不花以軍數萬討之進逼紅羅山主將杜
秀降奏爲錦州節度使丙子致陷興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木
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元世家作兀葉
兒別攻溜石山堡諭曰若等第急攻山砦賊必遣兵來援我斷
其歸路一戰可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東以伺之致
聞溜石被圍果以兵來救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曰賊至
矣木華黎夜半引兵疾趨北曙抵神水縣與致遇不花兵亦來
會前後夾擊選善射者數千人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麾騎
兵繼進拔開義圍錦州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廣寧劉瑛
懿州田和尚亦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
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丁丑八月詔封木華黎爲太師國

王鄴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
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番漢諸軍並隸麾下始
建行省于燕雲命木華黎得專征齊晉南攻遂城進拔蠡州冬
破大名府乘勝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
和嶺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遂徇平陽金守
臣棄城遁己卯攻拔石隰二州繼克絳州庚辰復由燕徇趙至
滿城金元帥武仙舉真定降下令禁剽掠所俘老稚悉遣還田
里兵至滏陽金邢州節度武貴迎降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
北衛懷孟三州師至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等州詣軍門降時
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騎
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進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死戰木
華黎曰此當以短兵取勝令騎皆下馬引滿齊發親步行督戰

果大敗之進攻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拔之攻下單州進圍東平木華黎率兵趨洺州畧河北留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事戒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卽入城安輯之勿重苦郡縣以敗事未幾東平果潰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治明年四月攻拔洺州五月還軍野狐嶺宋漣水統轄石珪降奏爲濟兗單三州總管宋京東安撫張琳隋縣鄭遵各率所部降以琳行山東東路都元帥事遵爲節度使八月從駐青冢大饗將士出東勝州渡河西夏國主李遵頊懼請以兵五萬屬焉十月復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守之而自將兵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元帥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城東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覘之還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

旦合戰當佯敗而以伏兵蹙之可必勝也木華黎以爲然夜半令大軍先發蓐食銜枚伏城東兩谷間及旦蒙古不花馳赴金兵陣未合卽棄旗鼓走金果縱兵追入伏中萬矢齊發金兵大敗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遂降坊州聞金復取隰州仍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蒙古軍鎮石隰間壬午七月令蒙古不花別引兵出秦隴大軍道雲中攻下孟州四邑山砦遷其人于趙城師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作拒守裨將蒲察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降遷天作於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靜真以爲不利進兵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遲疑不進中原何時定邪且違君命不忠遂由晉至絳拔榮州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爲金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

害欲擇賢守非君不可命權河東關陝行臺事造浮梁俟濟歸
師木華黎卽渡河拔同州下蒲城徑趨長安金合達嬰城固守
乃分遣按赤將兵斷潼關自將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
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勞餘力前攻天
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邪因駐兵渭水上遣蒙
古不花南越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會天應爲賊所襲殺城陷
癸未春師至河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復攻
下河西十餘堡三月渡河至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
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將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憾弟恨汴
京未克耳汝其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後太祖親攻鳳翔謂
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追封魯國王諡
忠武命建祠東平 子孛魯沈毅魁傑通諸國語歲甲申年二

十七嗣父職入朝行在時太祖在西域西夏國主方陰結外援蓄異圖密詔李魯討之攻克銀州命蒙古不花將兵守要害而還明年復朝行在所會武仙叛其弟質軍中逃歸遣兵追斬於紫金關詔封功臣戶口爲食邑曰十投下李魯居其首宋將李全陷益都李魯引兵圍之先遣李喜孫往諭全欲降部將不從喜孫遂遇害丁亥春全突圍欲走邀擊敗之城中食盡請降諸將皆曰全勢窮出降非心服也不誅後必爲患李魯曰誅一人易耳山東未降者尙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拒來者乃表全爲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郡縣聞風欵附時滕州尙爲金守諸將或言時方暑未可進攻李魯曰主上親督大軍平定西域數年未聞當暑不戰我等安敢自逸遂促進兵金兵屢戰皆北開門出降俾元帥肖乃台統蒙古軍屯濟兗課課不花以

兵屯濰沂莒以備宋千戶按禮統大軍駐河北以備金師還聞太祖崩趨赴北庭哀毀遽疾卒年三十二追封如其父諡忠定
亭魯長子曰塔思英才大畧綽有祖風木華黎常曰異日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八襲爵遂鎮雲中庚寅九月叛將武仙圍潞州命塔思往救大兵未至塔思率十餘騎覘賊仙恐有伏不敢犯夜五鼓金將移刺蒲瓦來襲我師戰失利退守沁南賊還攻潞州城陷冬十月帝親征塔思復取潞州十一月帝攻河中拔之金元帥完顏火燎遁塔思追斬之王辰春皇弟拖雷與金兵相拒汝漢間帝命塔思引軍先渡河爲聲援至三峯山金兵成列將戰會大雪塔思冒矢石先挫其鋒諸軍繼進大敗之拔釣州三月帝北還詔塔思與忽都虎統兵畧定河南諸郡皆降癸巳從定宗於潛邸東征擒金宣撫完顏萬奴於遼東帝欲

南征會諸王羣臣議塔思進曰臣家累受國恩圖報正在今日
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聖駕親征帝壯其言命與王子曲出
總軍南伐拔棗陽攻郢復出鄧州至蘄黃進拔符鎮六安縣集
家寨由八柳渡河入汴京守臣劉甫置酒大慶殿塔思曰此故
金主所居我人臣也豈可處此遂移宴甫家戊戌三月朝行在
帝宴羣臣於行宮塔思大醉帝語侍臣曰塔思神已逝矣其能
久乎命還雲中卒年二十八 孛魯次子曰速渾察性嚴厲賞
罰明信人莫敢犯與兄塔思從太祖攻鳳翔有功將兵抵潼關
與金人戰屢捷旣滅金皇子曲出攻棗陽入郢速渾察皆與
焉歲己亥襲兄爵卽上京之西置營總中都行省蒙古漢軍凡
他行省監鎮事必先白定其可否而後上帝嘗遣使至見其所
部軍士紀綱整肅還以告帝曰真本華黎家兒也他國使者至

每見多怖畏不能措辭左右或勸以少加寬和速渾察曰爾言誠是也然時有不同寬猛各有所宜施天下初附民心未安萬一守者自縱事變忽起悔之晚矣卒封東平郡王諡忠宣子相威見臺諫傳 霸突魯者亭魯第三子也從世祖征伐爲先鋒累立戰功世祖在潛邸從容語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已未秋命率諸軍由蔡伐宋與世祖兵合而南五戰皆捷遂渡大江圍鄂州會憲宗崩世祖北還留霸突魯總軍務以待命及世祖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中統二年卒于軍追封東平郡王諡武靖子安童見宰輔傳 乃燕爲

速渾察次子性謙和好學以賢能稱憲宗命襲父王爵辭曰臣

有兄忽林赤

史作池

當襲帝曰朕知之然柔弱不勝任其兄亦固

讓乃燕頓首涕泣力辭不得命乃曰王爵必不敢受願代臣兄

行軍國事于是忽林赤襲爲國王事無巨細必與乃燕謀剖決

精當無留滯世祖在潛邸常與論事能敷陳大義又明習典故

世祖謂左右曰其人後必可大用因號曰薛禪

猶言大賢智也

每誨羣

從子弟曰先王從太祖出入矢石間披堅執銳斬將搃旗勤勞

幾四十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極矣爾曹慎勿驕惰

以墮先王名惜未竟其志而卒

撒蠻爲速渾察第四子幼穎

異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慮有

失繫之御榻及長常侍左右帝詔曰男女異路古制也况掖庭

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旣而近臣孛羅銜命遽出行失次撒

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怪李羅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之撒蠻進曰今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背將何以責臣下帝曰汝言誠是方有意大任以疾卒年僅十七脫脫者撒蠻子也幼失怙其母篤意教之孜孜若不及稍長直宿衛世祖絕愛之每以嗜酒爲戒旣冠儀度甚偉喜與儒士語每聞一善言終身識之不忘至元中從征叛王乃顏帝駐蹕山巔旌旗蔽野鼓未作候騎報有隙可乘脫脫卽擐甲疾馳以進衆皆披靡不敢前帝望見亟遣使召還曰卿勿輕進此寇易擒耳視其刀已折馬已中箭矣帝顧謂近臣曰撒蠻不幸早死脫脫幼朕撫之常恐其不立今能如此可謂有子矣親解佩刀及所乘馬賜之後哈丹亂成宗以皇孫督師往征脫脫引衆率先躍馬趣戰馬陷淖泥中哈丹兵四合脫脫弟阿老瓦丁奮戈衝擊援出之嘗語家

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改者自今以往家人切勿以酒至吾前帝聞之喜曰扎刺兒台如脫脫者無幾今能剛制於酒真可大用矣大德三年出爲江浙平章始至嚴飭左右毋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囑者慎勿聽若軍民諸事有關利害者則言之當言不言爾之責言而不聽我之咎也聞者悚慄時朱清張瑄以海盜致位叅政恃勢多不法恐事覺以黃金五十兩珠三囊爲賂脫脫怒繫之有司遣使入告帝喜曰脫脫我家老臣子孫固宜與衆人殊也命出黃金寵賚之在浙八年卒于位子朶兒只見宰輔傳 乃蠻台其祖名阿里吉失爲李魯第七子封莒王父名忽速忽爾嗣封薊王乃蠻台身長七尺射能貫札成宗大德間奉命征叛王海都篤哇有功累拜嶺北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

餉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吏挾私爲市殺其數止十萬民進退失措乃蠻台令所輸者悉收受儲爲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英宗至治初進甘肅平章甘肅歲糴糧于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亦集乃僅千里因令輓者自寧夏徑趨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緡尋移陝西關中饑詔募民入粟與爵四方應輸者露積關下關吏拒粟使不得達乃蠻台杖吏而入其粟又慮貧民乏鈔以糴命取官庫未燬昏鈔識以省印暫給民用俟官給賑饑鈔至如數易之文宗時進封宣寧郡王出鎮北邊初諸軍置萬戶千戶百戶惟加纓槍首以別等威至是乃蠻台請於朝始得分綰金銀符繼又以安邊睦鄰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時以爲極恩年踰六十卽辭職歸卒于家諡忠穆子野仙溥化

由宿衛歷官中書右丞

博爾朮阿兒剌氏祖父皆以才武雄朔方所部與烈祖接境素敦隣好博爾朮沉雄善戰知兵事事太祖於潛邸時諸部未寧每遇博爾朮警夜帝寢得安或寓直於內語及政要往往多達旦當戰于太赤兀里時兩軍相接下令毋許退博爾朮繫馬於腰蹠而引滿跬步不離故處太祖嘉其勇又嘗潰圍于怯烈太祖失馬博爾朮擁帝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雪失矛帳所在夜臥草澤間與木華黎張毳裘立雪中以蔽帝通夕足跡不移及旦雪深數尺始得脫於難蔑里乞之戰亦以風雪逃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趣輜重則帝已還臥憇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太祖卽帝位與木華黎爲左右萬戶各以其屬入衛位在諸將上皇子察合台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朮受

教因教以人生多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曰
朕之教子亦不過是賜廣平路一萬七千戶爲分地以老病卒
大德五年追封廣平王諡武忠子孛樂台襲萬戶孫玉惜帖
木兒孛樂台子也早歲襲父爵世祖聞其賢召赴闕時重太官
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賜號月魯那顏猶言才官也嘗侍宴內殿起
行酒詔諸王妃皆答禮至元中拜御史大夫與利之臣欲援金
舊制併憲司入漕府玉惜帖木兒曰風憲所以戢奸若是有傷
監臨之體其議乃沮遇事廷辯吐辭鯁直帝每爲之霽威宗王
乃顏叛帝親征命總戎者先之至半道知玉惜帖木兒已破敵
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以獻詔選乘輿馳畜百蹄勞之謝
曰天威所臨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帝還留勦其餘黨復執叛
首金家奴以獻未幾哈丹禿魯干復叛再命出師時屆隆冬聲

言俟春和方進兵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擣其巢殺戮殆盡詔
賜內府七寶冠帶加太傅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
其右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玉惜帖木兒輔行請授皇孫以儲
閣舊璽詔從之世祖崩宗王議所立玉惜帖木兒起謂晉王甘
麻刺曰宮車晏駕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虛疇昔儲閣符璽既
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甘麻刺遽曰皇孫踐祚願
北面事之玉惜帖木兒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成宗卽
位進秩太師賜尚方玉帶還鎮北邊並賜其妻秃魯忽宴服開

勲德碑云命婦獲受宴服由此始

以議邊事入朝卒于第諡貞憲

博爾忽

元明善勲德碑作博爾渾

許兀慎氏與木華黎等四將並事太祖爲

第一千戶身餘百戰歿于敵子脫歡襲職佐憲宗四征不庭有

拓地功脫歡子失烈門鎮徼外後從征大理亦歿于軍失烈

門之子月赤察兒性仁儉年十六名見奏對詳明世祖喜曰博爾忽可謂有後矣命領四怯薛太官帝討叛王于杭海衆皆陣月赤察兒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魯那顏皆受命專征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勅敵逆命敢禦天戈惟陛下察臣使臣一戰帝曰卿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自恥不逮然親屬囊鞬恭衛朝夕爾功非小何必身踐行伍手事斬馘然後快意邪桑哥旣擅政多殺異已者平章也速答兒太官屬也潛以其事來白月赤察兒奮然劾奏桑哥伏誅帝嘉其口伐大奸以沒入桑哥金及水田水磴別墅賜之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東入潞河俾江淮之舟旣達廣濟渠可直泊都下帝勅四怯薛及諸府人專其役刻日使畢工月赤察兒率屬著役者服操畚鍤以倡趨者雲集渠成賜名通惠河

帝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速也成宗卽位加太保錄軍國重事初金山南北爲叛王海都篤哇所據命月赤察兒副晉王甘麻剌往備邊叛王適入寇大軍分爲五隊鋒旣交頗失利月赤察兒怒披甲持矛身率一軍陷陣四軍隨之合擊寇始敗後篤哇來請臣時武宗亦在軍中月赤察兒遣使議曰篤哇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將爲國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疲於討伐無已時矣宜先遣報使許其臣附衆是其議旣遣始以事聞帝嘆其有識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金山武宗帥師出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進誓之以威啖之以利乃率其部降察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月赤察兒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謀

致死則垂成之功廢於一旦今篤哇雖死其子欵徹先衆請和
宜遣使撫安之使不我異又諸部旣已來歸我之牧地不足宜
處諸降人于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旣饒又成重
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武宗善其謀令移軍阿答罕三
撒海地已而察八兒禿苦滅果欲奔欵徹不見納進退失據途
相率來降自是北邊以寧碑云詔以察八兒女妻之賜以世帝
曰卿先世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野戰功烈甚著卿弼亮三
朝宣忠底績靖謐中外朕入繼大統卿之謀猷居多今立和林
等處行中書省以卿爲右丞相特封淇陽王宗藩將領實瞻卿
麾進止其母替所服至大四年入朝以疾卒于第敕少府以香
木爲棺歛焉諡忠武塔察兒者博爾忽之從孫驍勇善戰幼
直宿衛太祖平燕皇子拖雷監國聞燕京盜賊恣橫有司不能

禁遣塔察兒竊治其黨盜始屏迹從太宗伐金下河東諸州郡
濟河破潼關取陝洛又從國河中府拔之從渡白坡至鈞州進
圍汴城金主請和太宗還河北塔察兒復與金兵戰于南薰門
金主遷蔡州塔察兒與宋將孟珙合師圍蔡金亡留鎮中州未
幾卒

本末紀要云塔察兒問金主所在知自
經乃與孟珙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

宋都解塔察兒

次子也至元七年襲蒙古軍萬戶從攻襄樊進戰岳鄂諸處皆
有功詔爲隆興路出征都元帥開府江州平定江西十一城又
徇嶺南廣東諸地宋亡還師未及論功而卒

冊曰漢傑惟三元乃有四草昧從龍周旋羈鞅帶礪之盟
延及苗裔惟赤老溫史臣莫記有幸不幸依古如是

木赤台兀魯兀台氏其先刺真八都兒以材武雄諸部生五子
曰兀魯兀台曰忙兀曰札刺兒曰弘吉刺曰亦乞烈思五人當

開創之初皆協贊大業太祖卽位命其子孫各因其名爲氏號
五拔下朔方既定舉六十五人爲千夫長兀魯兀台之孫曰木
赤台其一也少有膽畧勇冠諸部時怯烈可汗之子鮮昆亦以
驍勇聞帥衆來寇諸將與戰不利乃遣木赤台往單騎橫稍瞋
目大呼陷陣射殺鮮昆降其衆盡有怯烈之地乃蠻與蔑里乞
合兵至木赤台與戰俘其主扎哈堅普與盟而釋之未幾復叛
以計襲殺其主國遂平初從征怯烈時自罕哈啟行歷班真海
子間闊萬里每戰必先登帝語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
賜嬪御俾統兀魯兀台四千人世世無替子怯台材武過人歷
事四朝以勞封德清郡王世祖之征阿里不哥也怯台子哈答
自言於帝曰臣父祖在先朝屢立戰功今王師北征臣幸少壯
願力戰自効帝許之戰于石木溫都之地兵始交斬其將合丹

又戰于失烈延塔兀之地至日晡大破敵衆及討李璽之叛哈答亦在行與有功自怯台而下子姓凡九人皆封郡王

畏答兒忙兀人其先刺真八都兒次子名忙兀兒始別爲忙兀氏畏答兒其六世孫也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大疇部方强盛畏翼率其屬歸大疇畏答兒力追之堅不肯還太祖曰汝兒旣去汝獨留此何爲畏答兒無以白白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主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薛禪約爲按達姚燧神道碑云明炳幾先與友同死太祖與克烈部可汗對陣于哈刺真之地師少不敵生之義

命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台橫鞭馬鬣不應畏答兒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非斧不入我請先進諸軍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兒在唯上念之遂先出陷陣至晡時猶追逐不已敕使止之乃還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傅以藥留處帳中月餘卒

太宗思其功以北方萬戶封其子忙哥爲郡王時大臣忽都虎方料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泰安州民萬戶帝訝其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舊數多寡忙哥舊纔八百戶帝曰不然畏答兒封戶雖少戰功實多其增封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兀魯爭曰忙哥舊兵不及臣之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橫鞭馬鬣時邪遂不敢言 博羅歡者畏答兒曾孫也年十六爲本部斷事官碑云詔入宿衛曉近臣曰雲南王忽哥赤爲其臣寶合丁毒死事覺將治其獄丞相線真舉博羅歡往辭曰臣不敢愛死弟年少不知書恐誤事乃以吏部尙書別帖木兒輔其行碑云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之故尙書別帖木兒知書未至惟可在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者雲南寶合丁密餽金六籠祈勿窮治博羅歡以其握兵徼外拒之恐致變陽諾之比至則竟其獄誅殺王者而歸其金於省陛

見齊顧謂線真曰卿舉得人矣會伐宋授中書右丞兼淮東都
元帥軍于下邳召將佐謀曰清河城小而固與昭信淮安泗州
爲犄角猝未易攻海州東海石秋遠在數百里外必不嚴備吾
頓大兵以疑之而出輕騎倍道襲其後守將可擒也師至三城
果皆下清河亦降及進軍淮安戰白馬湖掠高寶自西小河入
漕河抵灣頭斷通泰援兵遂下揚州淮東平益封桂陽德慶二
萬一千戶時江南新附詔募民願從征者使自爲一軍聽節度
於其長博羅歡方寢疾附樞密董文忠奏曰近者疆土寢廣勝
兵百萬指揮可集何假此無藉之徒使掠人財貨俘人妻孥恐
讐怨益滋而叛者日衆矣帝可其奏盡罷所募軍

碑云哈刺斯
博羅思幹羅

罕薛連干皆強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諭詔博羅歡往居三年尋拜御史大夫行御史臺事

以疾歸乃顏叛帝將親征博羅歡諫曰昔太祖分封東諸侯其

地與戶以二十爲率乃顏得其九忙兀兀魯扎刺兒弘吉刺亦乞烈思五諸侯得其十一惟徵五諸侯兵自足當之何至上煩乘輿哉臣疾且愈請事東征命督五諸侯兵與乃顏戰敗之其黨塔不帶以兵來拒轉戰二日身中三矢適大軍踵至遂討平之旣而其黨哈丹復叛詔與諸王乃馬帶進討游騎猝至博羅歡從三騎返走抵絕澗可二丈許追騎垂及策其馬一躍而過三從騎皆没人以爲有神助云哈丹死斬其子老的于陣往返凡四載凱旋獻所獲金寶帝嘉其能授河南平章汴南諸州莽爲巨浸博羅歡躬行決口督有司修繕不數月訖工成宗立入朝帝曰卿今白鬚日桑榆矣宜加慎護因出世祖所佩弓矢擊帶賜之益封高郵五百戶叛王藥木忽兒兀魯速不花來歸博羅歡聞之遣使馳奏曰諸王之叛皆由其父此輩幼弱無所與

知今來歸宜棄其前惡以勸後至帝深以爲然卒封奉安王諡武穆 博羅歎子曰伯都幼穎異不以家世自矜長嗜書史大德間拜南臺侍御史延祐初遷甘肅平章甘肅氣寒地瘠少稔歲民饑則發粟以賑春闕種則令貸之官於是兵饌旣充民食亦給入爲太子賓客上書陳古先聖王正心修身之道帝嘉納焉遷南臺御史大夫皇太后謂東宮官不宜使外止其行遂以疾辭去寓居高郵英宗卽位命以平章之祿歸養于家復以所服藥須空青遣使江南求之伯都辭曰臣曩膺重寄深懼弗稱况今病廢敢叨濫厚祿受重賜乎併以所給祿歸有司泰定元年還京卒朝廷知其貧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曰始伯都仕於朝不敢虛糜廩祿今歿矣苟受是恐重違其意卒堅辭之 弘八兒火者賽葵人賽葵者本西域部之族長因以爲氏火者

其官稱也長身美髯方瞳廣頤初謁太祖於軍中一見異之太祖與克烈部有隙一夕潛師來侵衆大潰太祖遠引去從行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尼河餽糧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射之殪遂剝革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啖之克烈旣滅西域諸部亦以次削平乃遣札八兒使金金不爲禮而歸金人恃居庸之塞鎔鐵鋼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札八兒旣還報太祖進師距關百里召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林中有一間道騎行僅容一人臣向嘗過此若勒兵銜枚以出終久可至太祖令輕騎前導日暮入谷未黎明諸軍已抵關南金鼓之聲若從天而下金人驚潰關遂破燕京大震已而金主遷汴太祖覽燕京形勢顧謂左右曰朕所以至此者札八兒功爲多令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界爲已地帝北歸令札八兒與諸將

守燕京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養老一百
戶并四王府爲居第每戰常乘橐駝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
飛丘真人隱居崑崙山太祖聞其名命往聘之丘語曰我嘗識
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真人他日偶坐問曰公欲極一身貴顯
乎欲子孫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
承宗祀足矣丘曰聞命矣卒年一百十八歲追封涼國公諡武
定子孫四世貴盛多賜封諡者

竇罕唐兀烏密氏父曲也怯律爲夏臣其妾方懷孕不容於嫡
母以配掌羊羣者及生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
矣一日牧羊曠野中忽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容甚
肅太祖出獵怪問之對曰二人行則年長者尊獨行則帽爲尊
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其對挈以歸語光獻皇后曰

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庭及長賜姓蒙古嘗行

困脫靴藉草而寢鵲鳴其旁心惡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出歸

白其事帝曰是禽人所惡在爾則當爲吉神宜戒子孫勿殺其

類歐陽玄高昌僕氏家傳載此爲克直普爾事從帝略雲中金將定薛擁兵守野狐

嶺帝遣察罕覘虛實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帝命鼓行而前

遂破其軍以功爲御帳前首千戶從征西域回鶻國主札剌丁

拒守鐵門關察罕先驅開道斬其將又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

甘州其父曲也怯律方爲夏守將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

時弟年十三登城相見使諭城中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

合謀殺其父子併力拒守及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

辜止誅三十六人夏主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曉以禍福衆

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擒夏主殺之復議屠中興察罕力諫乃止

太宗時從畧河南皇子濶出伐宋命爲斥堠又從親至口溫
花南伐克襄陽光化軍授馬步軍都元帥又率諸翼軍會張柔
掠淮西攻拔壽泗等州憲宗時以都元帥兼領尚書省事賜汴
梁等三千戶爲食邑卒封河南王諡武宣子木花里初事憲
宗直宿衛從攻釣魚山以功授怯憐口千戶世祖至元初從攻
宋白江陵略地回至安陽灘宋兵扼其歸路會都元帥阿朮墜
馬敵追騎將及木花里挺身挾之上馬力戰宋兵始退授蒙古
軍萬戶後從攻襄樊卒于軍追封梁國公諡武毅

石抹也先遼人其先嘗從蕭后舉族入突厥及后還而族留至
遼爲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訛述律爲石抹氏其祖庫律兒誓
不食金祿率部衆遠徙父脫羅畢察兒亦不仕也先其仲子也
年十歲從父問宗國之所以亡卽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勇力
續弘簡錄

過人多智畧豪服諸部金人聞其名徵爲奚部長卽讓其兄瞻
德納曰兄姑受之爲保宗族計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
而食聞太祖起朔方匹馬來歸首言東京爲金開基地蕩其根
本中原可傳檄定也太祖悅命從木華黎率千騎爲先鋒也先
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爲謀知金新易東京留守將至獨與數騎
邀殺之懷其所受符命至謂守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
吏列兵城上何爲吏以邊備對曰方今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
動搖人心卽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
三日本華黎至遂入東京定城邑三十二得戶十萬八千兵十
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

按木華黎傳以寅答虎爲北京

守金人喪其根本地始議遷河南尋移師圍北京久不下及城
破將屠之也先曰王師拯人水火彼旣降而復屠則未下者人

將死守天下何時定乎奏請赦之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赤命監張鯨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鯨稱疾不進也先執送行在鯨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爲質當活汝鯨諾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而致已殺使者起應尋並伏誅也先籍其私養敢死士萬二千人號黑軍者上於朝詔以御史大夫提控諸路元帥府事所將軍皆猛士衣黑爲號故曰黑軍後從攻薊州先登中石死 子查刺亦善射襲御史大夫職南征盡以黑軍爲前列敗金將白撒官奴于河長驅破汴入自仁和門收其圖籍而還論功爲最悉以諸軍俘獲賜黑軍從征遼東城堅如立鐵查刺遣將先登其東北而親奮長槩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飛櫓斬陣卒數十人大軍乘之遂克太宗嘉其功授真定北京兩路達魯花赤卒于柳城

石抹明安桓州人童時嘗騎杖爲馬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
敢譁見者異之曰是兒他日必貴太祖旣破金之撫州將率師
南向金主命招討使紇石烈九斤來援時明安在其麾下九斤
謂曰汝嘗使漠北識蒙古主可往臨陣問以舉兵之故且辱詬
之明安初如所教俄策馬來降具以虛實告帝詰之曰爾何置
我而後降對曰臣素有歸志向爲九斤所使恐見疑故如所言
不爾何由得脫帝善其意命領蒙古軍撫定雲中東西兩路旣
而帝欲休兵北歸明安諫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
雲中東西兩路耳若置不問待彼成謀併力而來則難敵矣且
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
猶豫帝卽命明安引兵南進所至民皆具糗食以迎盡有河北
諸郡復命由古北口徇薊檀順諸州諸將議欲屠城明安奏曰

此輩罪當死今若與以生全則他州之未附者皆聞風至矣帝從之師次通州金元帥蒲察七斤以城降明安奏復其職置麾下遂駐軍京南建春宮金中丞李英以兵護軍食赴中都明安將五百騎往遇于永清將戰令士卒佯敗金兵來追回擊大破其衆獲李英得糧千餘車又敗金將完顏合住兵于涿州盡取其輜重初順州之破也兵士縛密雲主簿完顏壽孫至明安釋而用之未幾逸去已復來問其故對曰有老父在城中恐不能存謀歸奉養今已歿故復來耳明安義而釋之及將兵攻燕京城開門請降明安入諭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令安業無所擾所得金府庫珠玉錦綺悉具數上進無纖毫私以功加太傅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以疾卒于燕子咸得卜爲燕京留後見耶律楚材傳

按竺邇雍古氏幼鞠於外祖米要甲家訛言姓趙氏年十四從
皇子察合台大獵射二虎立斃由是以善射名從太祖西征阿
里麻里等國先登拔其城攻下西和州進擊仇池復拔之平涼
慶陽邠原寧州郡皆降涇州復叛殺守將衆議屠之按竺邇但
誅首惡降民棄老幼夜亡走衆曰此反也不誅何待按竺邇曰
此輩懼吾驅之北徙耳遣人諭曰汝等若走父母妻子併誅矣
汝歸保無他民皆復歸攻潼關戰于扇車回不克趣散關宋人
已燒絕棧道復由兩當出魚關軍沔州宋制置桂如淵守興元
按竺邇假道於如淵曰宋讐金久矣何不藉我兵鋒一洗國恥
今欲假道南鄭由金洋達唐鄧會大兵以滅金豈獨爲吾之利
宋亦無所不利也如淵度軍已壓境勢不徒還遂遣導武休關
東抵鄧州西破小關金人大駭守帥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帥兵

相拒于鄧不與戰直趣鈞州與親王按赤台合陣三峯山下先
率所部迎擊諸軍乘之金師大敗金亡金將郭斌保金蘭定會
四州按竺邇聞斌于會州入城巷戰斌手劒驅其妻子聚一室
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幸
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遂定四
州復招金將汪世顯于鞏州來降拜征行大元帥大軍伐蜀爲
先鋒破宕昌殘階州繼攻文州不下諜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
道率勇士梯城先登拔之招徠吐番渠長勘陁孟迦等十族畧
定龍州遂與大散軍合旣而攻重慶圍萬州敗宋師于夔門破
西川二十餘城成都守將開北門納師宋制置使余玠攻興元
文州降將王德新乘隙自階州叛執扈牛二鎮將領衆追至江
油奪扈牛以歸世祖卽位阿藍答兒等圖據關隴時按竺邇以

老委軍於其子聞之奮然起曰內難方殷豈臣子安臥時邪吾雖老尙能被賊遂引兵出剛丹之耀碑谷會大風晝晦合戰至晡大敗敵衆而同卒年六十九追封秦國公諡武宣初按竺邇告老制命其子徹理襲征行元帥後以病不任事弟國寶謂諸弟曰昔我先人耀兵西陲關隴雖寧而西戎未靖此吾輩立功之秋也乃建言文州險阨控庸蜀拒吐番宜屯兵鎮之朝命國寶爲文州吐番萬戶府達魯花赤時扶州諸寇未附國寶宣上威德於是阿哩禪波哩揭諸部長皆歸款從入覲國寶圖其山川形勢以獻詔授阿哩禪波哩揭爲萬戶諸部長爲千戶各賜金虎符卒諡忠定孫趙世延見率輔傳

潤潤不花按攤脫脫里氏魁岸有膂力太祖命木華黎伐金分探馬赤爲五部各置將一人潤潤不花爲五部前鋒都元帥所

向輒克然不嗜殺頗以威信懷附人畧定濱棣諸州俘獲流民四百餘但籍其姓名遣歸鄉里徇益都守將降得其財物悉分賜士卒從太祖渡河攻汴梁歸德分兵渡淮攻壽州守將無降意射書諭之城中乃以綵輿奉金公主義宗之姑開門送款卽下令

禁剽掠軍民帖然太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濶濶不花鎮益都

濟南按察兒鎮平陽太原孛羅鎮真定肖乃台鎮大名怯烈台

鎮東平括民匠得七十二萬戶以三千戶賜五部將濶濶不花

得分戶六百立官治其賦俾薦置長吏後以疾卒于官

史天倪字和甫燕京永清人曾祖倫少任俠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建家塾招徠學者所藏活豪士甚衆士族陷爲奴俘者輒出金代贖歲稔發粟賑饑祖成珪有父風當金末盜起悉散其家財以豪俠稱于河朔父秉直讀書尙氣義木華黎統兵

南伐所向殘破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
自存旣而知降者皆無恙卽率鄉里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
華黎欲大用秉直辭而荐其子乃以天倪爲萬戶而命秉直領
降人屯霸州遠近來附者十萬餘家尋遷之漠北降人道饑秉
直得所賜牛羊悉出以食全活尤衆從下北京詔以吾也兒爲
北京路都元帥秉直行尙書六部事主餽餉卒年七十一子三
長天倪次天安次天澤天澤自傳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
資貌魁傑及長好學金大安末舉進士不第嘆曰大丈夫立身
獨以文哉使吾遇荒鷄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木
華黎見而奇之旣以萬戶統諸降卒從略地三關以南至東海
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爲失策遼水
東西諸郡金腹心也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

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初倫卒時河朔諸郡感其德結清樂社四十餘每社近千人歲時像祀倫至是天倪選壯勇者萬人爲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爲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畧三河薊州諸寨望風欵服歲甲戌朝太祖于燕之幄殿所陳稱旨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戶從木華黎攻高州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授右副都元帥奉詔南征真定帥武仙固守不下遂移軍圍大名衆謂城堅不可拔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勁卒屢上屢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會木華黎兵于燕南丁丑徇山東中山趙邢威磁洛諸州郡皆下又從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其圍樓堯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城旁地虛樓陷遂拔之庚辰還軍真定木華黎怒其久不下欲攻城天祥請曰攻之恐戮及無辜不如先往招諭倘再不從攻之未晚遽往見仙

許以名爵仙喜出降乃以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仙副之天倪言於木華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且王奉天子命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卽下令禁剽掠軍中肅然辛巳降懷潞澤三州壬午破濟南水砦癸未徇山西遂克三關不浹旬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彘門之限也河衛旣破則彘門豈能守乎時東平嚴實以兵來赴請自攻河衛天倪曰金將合達蒲瓦皆勁敵也實曰易與耳保爲公破之明日實與蒲瓦兵遇于南門合達兵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天倪曰合達以實歸汴度必在今夕急選壯士伏延津柳渡果夜縛實過遇伏戰敗實得脫歸未幾帝命天倪回軍真定米大名總管彭義斌犯河朔天倪逆戰于恩州義斌敗入保大名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二砦叛天倪直擣

其巢掩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至刺殺之初天倪之赴真定也乘直戒之曰觀武仙辭氣終不爲我用宜早設備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府察王守道

亦曰仙位居公下意每不平安能鬱鬱久居此請先事爲備亦

不聽

守道字仲履真定平山人官萬戶府叅謀

天倪之死前一日擊鞠夜歸有大星

隕馬首聲頗震心惡之尋果及禍年僅三十九妻程氏聞亂自

殺子五人其三幼俱死于難惟楫僅從乘直在北京得存楫

字大濟歲壬寅天澤引楫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

子尚幼臣受詔攝兄職今楫已漸長乞解還職帝嘉嘆曰世之

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敦俗朕自有官與之乃以楫

爲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

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旅不遠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爲便元

氏民有愬府僚於上官者質之無實將抵死梅力爲寬解上官曰是欲陷汝輩死地者反救之何耶梅曰誅之固足愬後弗若宥之以愧其心况人命至重豈宜以妄言故加極刑卒杖遣之世祖卽位命同判宜撫司事梅謹身率先明政刑信賞罰任賢良恤衆獨民咸德之會天澤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卽日解綬歸卒年五十九 權字伯衡初以權萬戶從天澤南征天澤改河南經畧使卽授權爲唐鄧軍萬戶世祖自將伐宋次鄂州聞憲宗崩北還命權總兵鎮江北岸之武磯山至元六年召赴闕問以南征之策對曰襄陽爲江陵藩蔽樊城乃襄陽外郭若先破樊城則襄陽不攻自下然後駐兵嘉定耀武淮西事必有濟帝善其議權在鎮屢敗宋師屢任江漢大都督總制軍馬屯田萬戶亦以天澤言改真定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後徙

河間卒 從子樞母弟天安子也天安初從父降質木華黎軍中後從畧地關右聞天倪被難卽從白霄提兵來會併力攻仙敗走之命權真定等路萬戶甲寅歲初籍新軍天澤奏樞爲征行萬戶配以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戊唐鄧憲宗伐蜀樞從天澤詣行在見帝于大散關帝勞之曰卿久鎮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對曰臣祖父受國厚恩今陛下親率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出死力報萬一邪帝壯其言命爲前鋒時宋劍州僞治苦竹崖前阻絕澗恃險而不備帝使樞率健卒數百緇而下宋兵懼降翼日大宴帝顧皇后命飲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國家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樞家世篤忠貞故寵以殊禮中統初從討李璫據險軍大澗中夾澗豎木爲城作華炬數百置城上賊至飛炬擲之大潰去高麗人金通精據珍

島叛討之歲餘不下以樞爲鳳州經畧使樞至謂諸將曰賊勢
方張未易力勝况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猝不可用宜分軍爲
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與諸軍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矣如其
言賊果大剗珍島悉平積官至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從弟天
祥其父名懷德初隨秉直迎降木華黎于涿州命懷德就領其
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
得萬餘從取霸州滄濱等城東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從
畧高州拔金源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獲金將完顏胡速
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爲敵
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不若從而用之乃
以爲千戶復合衆攻其城懷德爲流矢所中卒乃命天祥領黑
軍進克興中府張致盜據錦州從木華黎討平之得黑軍五百

人丙子春覲太祖于魚兒濼命權兵馬都元帥從下河東平陽河中苛嵐絳石隰古廓等八十餘城還師真定武仙降吾也兒請留天祥守之木華黎曰天下未定智勇士可離左右乎乃以天倪鎮真定而使天祥引兵屯邢西遙水山仙兄貴以萬人踞山巔負固久天祥攜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由鳥道扳援上盡掩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已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又從攻青龍金勝諸堡得花帽軍五千人癸未春還軍命總十二萬戶鎮河中徇西夏破賀蘭山遇賊射傷額目爲之昏明年歸北京初天祥夜中流矢鏃入頰骨不能出踰八年金瘡再發鏃自口中出晚年遂喪明而卒

冊曰維國初開望風先附史董知幾世篤其祐雖非元勳亦云孔武

肖乃台

一作笑乃解

禿伯怯烈氏以忠勇侍太祖時木華黎博爾朮

旣立爲萬戶帝從容謂肖乃台曰汝願屬誰麾下對曰願屬木華黎未幾木華黎卒子孛魯嗣命領蒙古軍從之爲前鋒武仙殺史天倪以叛肖乃台率精兵三千與其弟天澤合兵進圍中山仙遣將爲鐵槍來援肖乃台撤圍迎之遇諸新樂奮擊殲之會日暮阻水爲營乘勝進擊遂克中山取無極拔趙州仙棄真定走仙復潛結水軍爲內應夜開南門納仙仍據真定肖乃台以衆兵七十奔棗城遯明部曲稍集兵復振再襲破之將士怒其民反覆欲屠城肖乃台曰此爲賊所驅脅耳若肆屠戮非惟自屈其力且堅他城不降之心令皆釋之初仙之叛也其弟質木華黎軍中間之一夕遁去肖乃台遣弟撒寒追斬于紫荆關俘其妻子而還乃整兵前進下太原拔長勝寨尋出太行山東

遷宋將彭義斌與戰斬之火炎山遂定東平又與蒙古不花狗
河北懷孟諸州從國王李魯定益都已復渡河略汴京下睢州
斬金將慶山奴于陽邑金主入蔡諸軍聞之肖乃台與天澤攻
城北面汝水阻其前結筏潛渡血戰累日金亡朝廷以其功多
命併將史氏三萬戶軍賜東平戶三百官爲治第分撥牧馬草
地日膳供二羊以老病卒于東平子抹兀答兒從國王忽林赤
畧地兩淮及平李璫之叛皆有功授提舉本投下諸色匠戶達
魯花赤

吾也兒珊竹氏貌甚偉腰大十圍太祖五年與哲伯那顏克金
東京後從木華黎取北京皆有功授北京總管都元帥留鎮其
地金將撻魯以惠州漁河口爲隘有衆數萬圖復北疆吾也兒
擊斬之又平趙守玉于興州從征東平馳赴陷陣生挾二將以

還征延安矢中右股力戰破之進取葭鄜克鳳翔兼下河西諸地及征高麗下受開龍宣泰葭等十餘城高麗王懼請和諭曰若能以子爲質當休兵王卽遣其子綽從吾也見入朝帝大悅俾充北京東京廣寧蓋州平州秦州開元府七路都元帥憲宗元年召問東彝事對曰臣雖老倘藉威靈指麾三軍敵國猶可克况東偏小醜乎帝壯其言問飲酒幾何對曰唯所賜時有一駙馬都尉在側素善酒命與之角飲帝大喜賜錦衣名馬俄謝病歸七年復來朝帝憫其老謂曰自太祖時宣勞至今者獨卿無恙賜資甚厚卒年九十六

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長涉書史尤善射金貞祐間邊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中者拔爲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本華黎帥兵南下俊降權知中山府事金

帥武仙據真定俊率衆夜襲其城仙走免金大發兵益仙治中
李全叛中山應之時俊軍曲陽仙銳氣來攻敗之黃山下仙竊
賊來降俊謁木華黎曰武仙黠不可測終不爲我用木華黎然
其言承制授俊左副元帥升橐城爲永安州號匡國軍以備仙
未幾仙果殺史天倪叛旁郡縣皆爲仙守俊提孤軍居反側間
戰士不滿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期年無所利乃縱兵蹂禾稼
俊呼語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爲也仙慙去久之俊
復夜入奪真定仙竟走死永安節度劉成叛俊下令曰逆者一
人餘能去逆卽忠義士衆果降金主棄汴奔歸德俊偕諸軍合
圍金兵夜出薄諸軍于水俊力戰死俊在深冀時有衆
圍不軌連逮者萬計有司議當族俊止令誅首惡餘勿問克汴
時知侍其軸賢延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

通風誠諸子曰吾一農夫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口讀書勿求非望爲吾累先是諸將朝行在獻戶口皆詐增其數要賞吏請如衆俊曰民實少而欺以數多他日需求無應必重歛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南征時人多歸俊願爲奴者旣全其家歸悉縱爲民鄰境人被掠賣者多贖使完聚臨陣必持矛先士卒故大小百戰無不克追封趙國公諡忠烈子文炳文用文忠各有傳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善騎射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保西山還壯士結隊伍自衛郡人張信假柔勢納流人女爲妻柔鞭信而還其女信憾之謀結黨害柔未幾信有罪當誅柔救得免壯士慕其義多從之金中都經畧苗道潤署柔爲左監軍道潤尋爲其副賈瑀所殺瑀遣使好辭來告

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

吾恨不食瑀肉反相戲耶檄召道潤部曲誓復營衆咸奮適道

潤麾下何伯祥得所佩金虎符以獻衆推柔行經畧使事續資

道潤爲瑀所殺有何伯祥者取所佩金虎符令疾足聞道潤諸

朝乃命易水公靖安民代領之蓋金興定二年也四年安民爲

其下所殺伯祥太祖兵出紫荆口柔遇之逆戰于狼牙嶺馬蹶

被執遂降續綱目云柔被執見主帥明安左右強之跪柔叱曰

壯而釋之其散卒稍集帥恐柔爲變質其二親于燕太祖命爲

柔嘆曰自古忠孝不兩全姑爲二親屈遂委質焉太祖命爲

河北都元帥招集部曲南下克雄易安堡諸州攻賈瑀于孔臺

山誅瑀剖其心以祭道潤引兵次蒲城金帥武仙會兵數萬來

攻柔出奇兵破之綱目云當仙來攻時柔全軍他出帳下才數

後毀其攻具復使沿山多張旗幟聲言乘勝下完州于是祈陽

中其領折二齒柔拔矢血戰遂克中山仙會兵攻滿城柔登城拒戰復爲流矢所中開門突擊仙敗走略地至金鼓城單騎入降之進克深澤寧晉安平棘諸縣闢地千餘里一月間與仙遇者十七每戰輒勝威名震河朔燕將孱赤台數凌柔柔不稍下潛譖於中都行臺曰孱者柔被執而降非本心失今不圖後必難制行臺召柔幽之土室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孱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脫金經畧使固安王子昌與信安張進連兵阻水爲固柔出不意率兵徑渡生擒二將以還分遣驍將略彰德徇齊魯河南山東聞風歛附詔授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柔以滿城地隘乃徙治保州保自兵燹後荒廢者十餘年柔剗荆榛立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溝渠以瀉卑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後改保定路爲燕南一

大都會從皇弟拖雷伐金語其衆曰吾用兵殺人多矣寧無冤者自今非與敵對陣誓不殺也

名臣事畧載此爲南渡伐宋時語

圍汴京柔軍

于城西北金主走睢陽汴京下柔獨入史館取金寶錄并秘府

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遂圍睢陽金主

走蔡州州恃柴潭爲阻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會宋遣荆

湖制置孟珙以兵糧來助戰珙決其南入汝水潭涸抵其外郭

金人懼敗南門死戰柔以步卒千餘突其陣仍遣張信據其內

陞諸軍齊進金主自殺

綱鑑大全云柔帥精兵三千薄蔡州中流矢如蠅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

汝南旣破下令屠城小校縛一人至貌獨異柔問之金狀元王

鶚也解其縛待以賓禮入朝太宗歷數其功班諸帥上遷軍民

萬戶從皇子曲出伐宋詔屯兵曹武道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

徑往或言關甚險宋必設伏不聽與二十騎直前據關方解甲

食宋兵出兩山間圍數重騎皆失色柔單騎馳突潰圍大軍繼至遂達曹武悉下緣山諸堡已會諸軍取光州進趣黃州破三山寨宋懼請和乃還大帥察罕攻徐州柔以二百騎往時廬泗安豐間宋屯戍相望柔且戰且前至滁察罕以城久不拔欲解去柔請決戰旣陣宋驍將出柔稍却宋將執柔轡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聞柔得還裹創復戰先登拔之詔以本官節制河南諸翼兵馬會入萬戶兵伐宋柔率師自五河口濟淮略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將千人屯田襄城察罕奏柔總諸軍戍杞初河決于汴西南入陳留分爲三杞居其中潭宋兵恃舟楫之利駐亳泗出汴洛以擾河南柔卽杞之東西中三山夾河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爲進戰退耕計敵不敢犯且合諸軍攻破壽州又敗宋師于泗州軍吏夾谷顯祖得罪亡走上變訴柔詔

逮柔北去卒辨其誣得釋憲宗卽位仍爲軍民萬戶命移鎮亳
州環亳皆水非舟楫不通又潞水北溢淺不可舟軍旣病涉曹
濮魏博粟皆不至且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柔併築甬路一自
亳抵汴百二十里一自亳而南六十餘里流深不能築復爲橋
十五廣八十尺均置堡立戍其中由是糧無不達並得通陳蔡
潁息商賈之利復建孔子廟設校官弟子員入奏帝悅賜翎根
甲一從攻鄂州世祖出大勝關柔由虎頭關會兵攻其城連旬
不下世祖曰吾猶獵者不能擒圉中豕野狐以供汝食汝可破
圉取之柔令何伯祥作鵝車洞掘其城別遣勇士先摧破其西
南角會憲宗內問至世祖北還命柔統軍城白鹿磯爲久駐計
世祖卽位詔班師取其子弘慶入質柔獻金寶錄於朝且請致
仕封安肅公以第八子弘畧襲職復命柔判行工部事城大都

進封蔡國公卒諡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王改諡忠武

事畧云柔

嘗出家人數千口爲齊民高陽公張甫元帥牛顯之皆嘗與柔爲敵旣歿其妻子不能自存柔厚加周濟

移刺捏兒契丹人幼沉毅多謀略遼亡金授以參議留守等官皆不受聞太祖舉兵私語所親曰爲國復讎此其時也率黨百餘人詣軍門獻策帝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霸州元帥佐木華黎取北京下高利興松義錦等二十六城錦州張致反與大將吾也兒合兵往討致拒戰捏兒出奇兵擊斬之進取遼陽廣寧金復海蓋等十五城興州監軍重兒反復與吾也兒討平之從闕厚用先登左臂中流矢裹創進攻丹延木華黎止之對曰制未至死敢自愛邪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鬃簡驍衛七十八與金兵戰木華黎乘高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霸州元帥也諸軍繼進金兵敗走丹延十餘城

皆降遷軍民都達魯花赤兼興勝府尹從帝征河西取甘合辛
蛇等州師還復從木華黎攻益都下萊膠淄等三十二城得疾
歸高州卒追封興國公諡武毅子買奴蚤從父習戰陣初入
見太祖問曰汝年小能襲父爵乎曰臣年雖小國法不小帝異
其對顧左右曰此兒甚肖乃父授高州等處達魯花赤兼征行
萬戶命攻高麗花京城監軍張翼劉霸都殞於敵買奴怒曰爾
將陷賊義不獨生趨出戰破之誅其渠進攻開州州將金沙密
逆戰生擒之遂下龍宜雲泰等十四城從諸王按赤台征女真
萬奴部有功未幾召還興州趙祚反土豪楊買驢等附之從親
王察合台進討圍于險樹寨三月不下買奴令健卒卽寨北小
徑上大樹以繩潛引百人登直前奮擊買驢投崖死餘黨悉平
太宗初命再征高麗取西京而還加征東大元帥將復出師以

疾卒諡顯懿 孫元臣年十六入宿衛應對進止有度世祖謂
丞相曰此勲臣子非凡器也命襲千戶將其父軍從伐宋攻淮
西戍清口取瓜洲下通泰累有功會只兒瓦台叛圍應昌府時
皇女魯國公主在國中元臣以所部軍馳救敵敗走追至魚兒
渾擒之公主奏留元臣鎮應昌以安反側居三歲召還帝以所
籍權臣家婦賜之辭曰臣家世清白不敢自污帝嘉嘆不已命
僉湖廣行院事卒于官諡忠靖

速不台

一作臺

蒙古兀良氏先世嘗獵于幹難河上遇敦必乃皇

帝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名忽
魯渾次則速不台俱驍勇善射速不台尤有膽畧太祖初建興
都于班朮納海卽蘆居河也哈班嘗驅羣羊入貢遇盜被執忽
魯渾兄弟馳救剋殺盜父乃得免帝與乃蠻部戰于長城南忽

魯渾以百戶從射却其衆奔濶出檀山而潰時速不台以質子
事帝亦爲百戶歲壬申攻金桓州先登拔其城丙子帝會諸將
討蔑里乞部問誰能前驅者速不台請行帝壯之選裨將阿里
出率百人先覘其虛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
行去則遺之若爲孳家逃者蔑里乞信之不設備大軍至蟾河
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奔欽察衆盡降壬午帝征回鶻其主
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追及于灰里河速不台駐軍河東使
人燕三炬以張軍勢其主望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
必里罕城追之晝夜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死盡獲其所棄大
珠銀罌以獻明年奏請討欽察遂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太
和嶺鑿石開道出不意至則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
聚于不租河縱兵奮擊衆潰走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幹

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大掠阿速部而還帝欲征河西以速不台在外久諭令歸省速不台奏願從西征帝命度大磧以往攻下撒里畏吾特勒赤閼等部及德順鎮戎蘭會洮河諸州會太祖崩乃還己丑太宗卽位以禿滅干公主妻之命從太弟拖雷經理河南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完顏合達帥步騎數十萬待戰太弟問以方畧對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勝也師集三峯山大風雪士卒多僵仆師乘之殺戮殆盡壬辰夏拖雷還駐官山留速不台統諸道兵圍汴

續綱目云

金主遣曹王訛可爲質請和速不台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乃列柵填濠攻益急金將欲穴城出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濠又放懸鳶置文書其上以誘被俘者皆爲速不台所覺明日金人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

金主

棄汴走蔡金元帥崔立以汴降俘金太后王氏后徙單氏及荆上從恪梁王守純等進圍蔡州城中鞍靴敗鼓糜煮皆盡甲午

蔡州破金亡時汴梁受兵久歲饑米升至銀二兩速不台下令縱民北渡就食初金帥完顏合達被獲將就死問速不台安在請一識之速不台出曰汝須臾人耳識我何爲曰君勇蓋諸將天生英傑豈偶然邪吾見君甘心瞑目矣乙未再征欽察諸王拔都以速不台爲先鋒其主八赤蠻聞之懼逃入海復討兀魯思部圍禿里思歌城不克遣速不台往一戰獲其主也烈班諸城皆下盡取所部而還經哈喇里山攻馬札兒部拔都等五道分進速不台出奇計誘其主怯憐至鄯寧河時諸王軍上流水淺又有橋速不台軍下流水深方謀結筏以故諸王得先涉爭利反爲所乘及速不台旣濟師諸王以敵勢盛欲還對曰王欲歸自歸我不至禿納河馬札兒城不還也疾馳去拔都從之遂拔其城太宗崩諸王大會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於族屬

爲兄安得不往遂會于也只里河定宗既立朝會畢還家禿納河上卒年七十三追封河南王諡忠定子兀良合台別有傳

紐璘珊竹帶人祖字羅台爲太祖宿衛父太答兒佐憲宗攻宋入蜀拜都元帥紐璘偉貌長身多謀畧常從父軍中憲宗命將兵萬人畧地自利州下白水過大獲山出梁山軍直抵夔門尋還釣魚山引軍欲會都元帥阿答虎于成都宋制置蒲擇之遣安撫劉整據遂寧江以斷東路軍至箭灘不得渡自旦至暮大戰整軍敗紐璘長驅至成都旣而擇之命楊大淵守劍門及靈泉山而自帥師取成都會阿答虎死諸王阿十于與諸將謀曰今宋兵日逼聞元帥死必率衆來攻我軍去行在遠待上命建大帥然後禦敵恐無及不若推紐璘以號令諸將出彼不意敵可必破衆然之遂推紐璘爲長大破大淵軍于靈泉山擇之兵

潰進圍雲頂山城扼宋軍歸路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于是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番皆來附帝卽軍中真拜都元帥時紐璘軍止二萬以五千人命拜延等守成都自將步騎萬餘號五萬戰船二百艘發成都遣張威以五百人爲前鋒水陸並進謀鎖重慶江以絕吳蜀之路緡橋資州口以濟師千戶暗都刺率舟師而下紐璘將步騎而南旌旗輜重百里不絕擇之以兵分道要遮所遇輒敗進至涪州造浮橋駐軍橋南北以杜宋援兵尋討思播二州招降黎雅獬門嚴州偏林關諸蠻得漢番二萬餘戶世祖卽位紐璘入朝上其數詔分西川兵及陝西諸軍屬之使鎮秦鞏唐兀之地劉整以瀘州降宋將呂文煥圍之紐璘分兵往援文煥敗走遂徙瀘州民于潼川俄爲整所譖徵至上都驗問無狀得釋還至昌平卒子也速答兒智勇類其父

至元中從圍嘉定以三千人敗宋安撫魯萬壽兵論功授六翼
達魯花赤萬壽尋以嘉定三龜九頂紫雲諸城皆降又從圍重
慶率二十餘騎攻其門宋都統趙安出戰也速答兒三入其軍
再生挾壯士以出大兵繼集趙安開門降制置使張珏遁追至
涪州擒之歷遷四川西道宣慰使羅施鬼國亦奚不薛蠻叛詔
川兵會討至合靈關蠻帥阿麻阿豆等將數萬衆迎敵也速答
兒突入其軍挾出斬之亦奚不薛懼率所部五萬餘戶降以功
升西川右丞西南夷雄左紀作都掌蠻得蘭右紀作叛討降之
遷蒙古軍都萬戶仍鎮唐兀地後屢征烏蒙叛蠻感瘴毒還至
成都卒程集太平雲南碑云大德八年也速答兒建言所鎮雲
南地居散外歷世所不能臣世皇天戈一揮無思不服
今其民衣被皇仁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惟怡熙熙皆自忘其往
匪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冀蒼之山管駐蹕焉若紀聖功
事爲宜制口可因立碑山上

速哥蒙古人父忽魯忽兒木華黎麾下卒也善馳馬有口辯又
慎重不泄常居軍中奏白機務往返未嘗失期太宗以爲才賜
名動哥居出金盤龍袍及宮女賜之速哥亦以驍勇聞憲宗命
從都元帥帖哥等入蜀萬戶劉七哥與宋兵戰失利陷敵中速
哥馳救奪之出又從都元帥紐璘敗宋將劉整破雲頂山城紐
璘受詔會涪州至馬湖江速哥以舟爲舫夜渡至大獲山行在
白陳道梗失期罪帝慰遣之未幾復自涪州入奏事遇宋軍于
三曹山奮兵疾戰奪其器械以歸宋兵攻涪州浮橋部將火尼
赤戰陷陣速哥破圍出之世祖至元初四川行省遣招牧降民
得三千戶從行院帖赤戰九頂山又從右丞也速答兒取瀘州
初立德州以速哥爲達魯花赤建都蠻叛詔諸王與魯赤討之
速哥將千人爲先鋒破黎州木尾砦攻克連雲關軍至建都戰

于東山斬其渠復與元帥八兒禿迎合刺軍于不魯思河所過城邑皆下進討碉樓諸蠻襲破連環城也速答兒圍嘉定速哥率舟師會平康城修築懷來等砦守其要害分兵敗宋將咎萬壽于麻平既徇下流諸城紫雲瀘敘皆降進圍重慶速哥以所部兵鎮白水馬湖江口累功授重慶夔府等路宣撫招討兩司軍民達魯花赤亦奚不薛叛置順元等路宣慰司以速哥爲使經理諸蠻降八番金竹百餘砦得戶三萬四千悉以其地爲郡縣尋改僉四川行樞密院事詔開土番道以兵圍茂州成宗元貞初行院罷家居數歲卒

冊曰天佑朔方立國伊始豪傑彙征驍攀翼附絕域長驅
曾莫反顧炳燦武功載在盟府